

新編諸子集成

(第一輯)

中華書局

墨

子

閒

詁

上

新編諸子集成（第一輯）

墨子閒詁上

〔清〕孫詒讓著
孫以楷點校

中華書局

墨子閒詁

Mòzǐ xián gǔ

(全二冊)

[清]孫詒讓著
孫以楷點校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850×1168毫米 1/32·23 1/8，印張·405千字

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0,000冊

統一書號：2018·227

定價：4.60元

新編諸子集成出版緣起

子書是我國古籍的重要組成部分。最早的一批子書產生在春秋末到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中，其中不少是我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珍貴結晶。秦漢以後的整個封建社會中，還有不少思想家和學者寫過類似的著作，其中也不乏優秀的作品。

五十年代，中華書局修訂重印了建國前由原世界書局出版的諸子集成。這套叢書彙集了清代學者校勘、注釋子書的成果，較為適合學術研究的需要。但其中未能包括近幾十年特別是建國後一些學者整理子書的新成果，所收的子書種類不夠多，斷句、排印尚有不少錯誤，決定重新編輯出版一套新編諸子集成。

新編諸子集成收入先秦到唐五代的子書，着重選收與哲學、思想史的研究關係較密切的。個別不屬於子部的書如班固的白虎通義，因與哲學、思想史的研究關係較密切，也擬選入（用清陳立疏證）。

全書將分兩輯出版。

第一輯所收子書與舊本諸子集成略同，是一般研究者經常要閱讀或查考的書。每一種都選擇到目前為止較好的注釋本。極少數尚無注釋本的，另行注釋。有的書兼收數種各具優長的注本。為

保持體例基本一致，除個別書外，一般只收用文言或淺近文言撰寫的注本。各書正文、注文一律加以新式標點，校正版刻或排印錯誤。

第二輯收集第一輯之外的其它子書。其中大部分沒有現成注本，凡有必要進行注釋的，應加注釋；其餘的選擇較好的版本進行點校。這一輯中有不少是殘闕或散佚的書，整理時區別不同情況，有的選取較好的現成輯本，有的要進行補輯或重輯。子書中有一部分是偽書或被懷疑爲偽書。凡產生時代較早，在歷史上發生過一定影響，對研究某些問題還有一定參考價值的，擬酌量選入。

本書第一、二兩輯均擬先出版平裝本，每種單獨定價，陸續發行，全部出齊後再出版精裝合訂本。平裝本每種書後均附有本輯擬目，以便讀者了解這一套書的概貌。計五卷十輯限呈小圖對

五十年分 中華書局發行重印丁版國庫出版局印行中華書局編輯部彙集一書

一九八二年一月

豫識諸子集刻出則益

前言

孫詒讓（一八四八—一九〇八），字仲容，浙江瑞安人。他在十九歲時（清同治六年）中舉，以後五次應禮部試，均不第，遂無意仕宦，一意讀書治學。其父孫依言，曾官江寧布政使，他隨父居任所。當時太平天国剛被清政府鎮壓，東南故家秘藏散出，孫詒讓收得數萬卷。這一時期他又與戴望、唐仁壽、劉壽曾等人問學往來，反復磋磨。這些都爲他治經學、子學以及文字學提供了極爲有利的條件。孫詒讓一生著述頗富，主要有周禮正義、墨子閒詁、契文舉例、名原、古籀餘論、尚書駢枝、周書樹補、大戴禮記斟補、六經甄微、廣韵姓氏刊誤、經迄、扎迄、九旗古義述、永嘉郡記等。章太炎十分推崇孫氏的學術成就，稱之爲「自德清、定海二師下世，靈光巋然，獨有先生。雖年逾中身，未爲大耋，浙人所仰望者，亦無第二人。」（章太炎政論選集與孫仲容書）墨子閒詁就是這位樸學大師的主要著作。

先秦諸子，墨與儒並稱顯學，孟子稱楊墨之言盈天下。漢興，墨家思想不適合劉漢封建地主政權的需要，日漸衰微。司馬遷寫史記，雖云盡覽秘書，但對於墨子的生平及著述已不甚了解。漢武帝罷黜百家，定儒術於一尊。雖廣收秦火以後天下遺書，但又把諸子書藏之秘府，予以禁錮。漢書藝文志雖云「墨子七十一篇」，但班固以前，漢儒很難讀到墨子。至魏晉時，兩漢緯學的淺薄粗俗，固已爲學者通人所恥，就連經學也受到玄學的攻擊，學術思想日漸活躍。墨子中經、經說及大小取諸篇，引起了嗜

談名理的玄學家們的興趣。張湛、司馬彪引墨經爲莊子、列子作注，魯勝曾作墨辯注。但是玄學家們對墨子的政論部分並不重視。魯勝的墨辯注今已不傳，而漢書藝文志所云「墨子七十一篇」，由於久無人檢閱整理，又經漢末及魏晉兵亂，七十一篇已散佚不全。梁阮孝緒七錄序云：「惠懷之亂，其書略盡。江左草創，十不一存。後雖鳩集，淆亂已甚。」隋書經籍志云：「墨子十五卷，目一卷。但不言篇數。舊唐書經籍志、宋史藝文志、崇文總目及鄭樵的通志均同隋志。直至中興館閣書目及王應麟玉海始言「墨子十五卷，自親士至雜守爲六十一篇」，較漢志所說的七十一篇缺十篇。這十篇的亡佚當在漢末及魏晉時期。到清代，據四庫全書總目，墨子雖云十五卷，却僅存五十三篇，較漢志所記已缺十八篇。這僅存的五十三篇也由於編簡的脫爛以及抄寫、刊刻的失誤，致使大量文字竄倒衍脫譌誤，清以前又無校本，文義晦昧致不可讀。乾隆時畢沅校注墨子，使墨子稍稍可讀。畢氏同時及其以後的清代學者，如盧紹弓、孫星衍、汪中、王念孫、王引之等，對墨子又續有考釋。

孫詒讓的墨子閒詁正是在前代及同輩十餘位清代學者所做的墨子校注的基礎上完成的。孫氏以畢本爲底本，以明刊道藏本、明吳寬寫本、顧千里校道藏本及日本寶曆間仿刻明茅坤本相校，同時吸取了王念孫、王引之、洪頤煊、俞曲園、戴望諸家的研究成果。正如俞曲園在墨子序中指出的：「瑞安孫詒讓仲容，乃集諸說之大成，著墨子閒詁。凡諸家之說，是者從之，非者正之，闕略者補之。至經說及備城門以下諸篇，尤不易讀。整紛剔蠹，脈摘無遺。旁行之文，盡還舊觀。訛奪之處，咸秩無紊。蓋自有墨子以來，未有此書也。」俞曲園的這一評論並非溢美之辭，而是很恰當的。這是因爲墨子一書，自畢沅

「始爲之注」，但是「凝滯尚未盡釋」（黃紹箕：墨子閒詁跋）。畢氏校注不惟過簡，而且頗多誤改誤釋，許多本來不誤者反因畢氏校改致誤。墨子閒詁以前，王念孫、王引之父子校墨子是最有成績的。孫詒讓對王氏父子推崇備至，他說：「乾嘉大師，唯王氏父子郅爲精博。凡舉一義皆塙鑿不刊。」（籀膏述林）逢（墨子閒詁幾乎盡收王氏墨子雜志的全部成果。但是無論王氏父子，還是蘇時學、洪頤煊、俞曲園、戴望，其所校墨子，均重於校而注甚少，而且所校內容並不系統。只有墨子閒詁才第一次集畢、王、張、蘇等十餘家學者之大成，爲墨子做了系統詳盡的校注。孫詒讓說：「余幸生諸賢之後，得據彼成說以推其未竟之緒。」可以說，墨子閒詁一書是以孫詒讓爲主的清代學者校注墨子的成果之滙粹。與孫詒讓同時及稍後的曹鏡初、王壬秋、吳肇甫、王樹枏、劉師培、梁啟超、陶鴻慶、尹桐陽、張仲如、李笠、劉再庚諸家校釋墨子，均各有創獲，且所據版本有些是孫詒讓沒有見到過的，確實可以補正墨子閒詁的失誤。但是上述各家的校注，都沒有墨子閒詁那樣系統完整。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一本墨子校注能够超過並取代墨子閒詁的。這就難怪近世研究墨子的學者往往視孫氏的墨子閒詁如鄭玄之三禮注了。

墨子閒詁之所以具有這樣高的學術價值，是與孫詒讓對周禮的研究以及精通文字音韻學有關的。周禮正義集中了孫氏三十多年考證訓釋所得，是清代研究周禮最爲精詳的一種。墨子閒詁是與周禮正義先後完成的著作。孫詒讓在札迻中說：「卅年以來，凡所以采獲，咸綴識簡帛，或別紙識錄，朱墨戢香，紛如落葉。既又治周禮及墨翟書，爲之疏詁。稽覽羣籍，多相通貫，應時掇記，所積益衆。」可見，墨子閒詁正是周禮正義的姊妹篇。張舜徽先生認爲孫氏周禮正義一書「在清代羣經新疏中，最爲精

遽。那麼以周禮正義的研究成果，通貫于墨子閒詁之中，後者之學術價值自可想見。如兼愛篇「注后之邸」，畢沅讀「注」屬上句，其所以失誤，原因之一在于不懂「后之邸」即周禮職方氏之「昭餘祁」。「昭」省爲「召」，「召」又譌爲「后」。又如非樂篇「折壤坦」，畢沅以意改「坦」爲「垣」。致誤之由在于他不知道舊本「折」譌「拆」。俞曲園從畢說，亦誤。孫詒讓則根據對周禮的研究，參以王念孫之說，認爲「折」即周禮「哲蕝氏」之「哲」，「坦」讀爲壇。通觀墨子閒詁，孫氏引周禮以疏證墨子之處，俯拾皆是。

孫詒讓精研古文字，晚年得丹徒劉氏所印鐵雲藏龜，校讀後撰成契文舉例二卷，開我國學者研究古文字的先河。畢沅指出：「墨書傳述甚少，得毋以孟子之言，轉多古言古字？」（墨子注叙）王念孫也指出：「是書以無校本而脫誤難讀，亦以無校本而古字未改。」（墨子雜志叙）古言古字多，是治墨子的一大難題，而墨子閒詁恰恰得力于孫詒讓的古文字學識。黃紹箕稱「先生此書……推篆籀隸楷之遷變以刊正譌文。」（墨子閒詁跋）如耕柱篇「鼎成四足而方」的「四足」，諸本均作「三足」。王念孫云：「三足本作四足。此後人習聞鼎三足之說而不知古鼎有四足者，遂以意改之也。藝文類聚、廣川書跋、玉海引此皆作「四足」。博古圖所載商周鼎四足者甚多，未必皆屬無稽。」孫詒讓從王氏之說，但又進一步從古文字角度加以考證，指出：「此書多古字，舊本蓋作「三足」，故譌爲三。」孫氏所謂舊本，至少是指宋以前的古本。可以看出，孫氏的古文字學識幫助他判定墨子古本不同于宋本，進而正確地判定諸本「鼎三足」應依古本作「鼎四足」。樂調甫先生在墨子要略一文中斷言孫氏不知墨子傳本源流，不敢斷定墨子古本「三足」固作「三足」，是不公允的。又如公孟篇「夏后啓使荇新雉已」，卜於白若之龜」，舊本「荇新雉已」

譌作「翁難雉乙」，且多脫「雉」字。不少學者由此誤以「翁難乙」爲人姓名。孫氏認爲「翁」卽「菴」之誤，「菴」卽「啞」之籀文，卽伯益，而「難」當作「新」，「乙」當作「己」。「夏后啓使菴新雉己，卜於白若之龜」，卽夏后啓使伯益殺雉以血鬻龜而卜。原來凝滯難通的文字至此豁然貫通。

黃紹箕又指出，孫氏「墨子閒詁」援聲類以訂誤讀」。通聲類以校古書，是凡校書者所當曉，墨子閒詁一書以音聲訂正訛誤之處尤爲精審。今僅舉一例。兼愛中篇：「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祇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有些讀墨子者不懂這一點，讀「有道曾孫周王」爲句，「有事大事」爲句，「既獲仁人」爲句，遂使文意晦澀。孫氏根據祝辭乃有韻之文的特點，以音韻定句讀如上。

墨家學說自漢以後歷一千五百多年，研讀者寥寥可數。清中葉後，注家迭起，至孫詒讓始成墨子閒詁，這不僅是孫氏個人學力所致，更是時代的產物。

明清之際的啓蒙思潮到乾嘉時代一變而爲埋頭故書的樸學。啓蒙思潮的流似乎劃然而止了。實際上，在堆疊如山的看來繁瑣冗雜的考據文字間，却依然流淌着啓蒙思潮的細流。這裏，我不能對乾嘉考據學做出全面的評價。我只是想指出這樣一個事實：同是借用古色古香的語言，而乾嘉學者已經突破了那種言必稱孔孟，非儒家經典則不足爲據的思想禁籠，引諸子以證儒家經典。諸子重新受到重視，這本身就是對傳統的統治思想的一種沖擊。正是在研究諸子的潮流的影響下，墨子才能得到乾嘉大師們的校注，而孫詒讓也才能承前人之餘緒以竟其功。

孫詒讓生于清末，他研究墨子，已不局限于以諸子證儒家經典，而是重視墨子的主要內容和基本思想。孫詒讓是一位愛國學者，面對着鴉片戰爭以後列強由蠶食我國進而勢欲鯨吞的危機，他是深為憂慮的。他在周禮正義叙中說：「中年早衰，儼然孤露，意思零落，得一遺十。復以海疆多故，世變日亟，嗟懷時局，撫卷增喟。」他在探索救國之道。他主張在不違背封建政教的原則下實行改革。他指出某些具體的施政措施、制度，如果「遵循之久而有所不安，則相與變革之無勿可也。」他和許多維新派思想家一樣，指責「科舉之陋」，贊成「以通識時務屬天下士」。通識時務就包含着通識實用科學技術，而這些恰恰是儒家經典所無而墨子書中頗多闡述的。這是孫詒讓費十數年工夫研究墨子的根本動機。俞曲園在墨子序中指出：「近世西學中，光學重學，或言皆出於墨子，然則其備梯備突備穴諸法，或即泰西機器之權輿乎？嗟乎！今天下一大戰國也。以孟子反本一言為主，而以墨子之書輔之，儼足以安內而攘外乎？勿謂仲容之為此書，窮年兀兀，徒敝精神於無用也。」這裏需要指出的是，孫詒讓整理墨子，於墨經及城守諸篇尤為費心血，孫氏自稱「尤私心所竊自喜」，這個事實的確表明孫詒讓在西方科學技術的刺激下，希望有志之士能够致力於發揚中華民族自己的科學傳統。但是他與當時那些荒唐地把西方科學技術歸源于墨子，把再有推為西方幾何學傳祖，借國粹以抵制新學的頑固派，是不同的。一方面，孫詒讓熱心整理國故，另一方面他也熱心提倡學習西方科學。他在瑞安新開學計館叙中說：「光緒乙未，東事甫定，中國賢士大夫始盡然有國威未振之懼。於是京都及南洋皆有強學書局之舉，而瑞安同人亦議於邑城卓忠毅公祠開學計館，以教邑之子弟。」學計館之開，專治算學，以爲致用之本。蓋古者小學六藝之一端，

而造乎其微則步天測地器治兵，厥用不窮，今西人所爲挾其長以雄視五洲者蓋不外是。」他稱讚那些探究微積分學之奧妙的人是「穎偉之士」。他認爲用自然科學教育後生小子，「積久而通於神，則魁傑雄卓之材或出於其間」，這就可以「盡人以勝天」，以振奮民族志氣。學習西方科學技術，整理祖國古代文化遺產，都是爲了振奮民族精神，它們是統一的。

墨子閒詁傳世刊本爲清宣統庚戌重定本，這種本子以後又有上海涵芬樓影印本。此次點校以宣統庚戌重定本爲底本，校以掃葉山房石印本、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凡明顯的刊刻錯誤據不同版本改正者逕改不出校。對孫氏所引各書文字，均據原書對勘，擇善而從，並出校語。點校本書的任務在於盡可能準確地恢復墨子閒詁的原貌，而不在于校正孫詒讓本人所做的誤校誤釋。曹鏡初、王壬秋、吳肇甫、王樹枏、劉師培、陶鴻慶、尹桐陽等人的墨子校注，均有墨子閒詁不及之處。特別是張仲如的墨子閒詁箋、李笠的墨子閒詁校補、劉再庚的續墨子閒詁，更是直接補正墨子閒詁的缺誤的。如果以上述諸家成果校正孫氏之失誤，則爲代孫氏掠他人之美，是不足取的。句讀標點方面，我也循此原則，按孫詒讓的原意標點，儘管有些標點不盡妥當。

限于學力，校點中錯誤一定不少，敬希指正。

孫以楷于安徽大學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日

俞序

孟子以楊墨並言，辭而闢之。然楊非墨匹也，楊子之書不傳，略見於列子之書，自適其適而已。墨子則達於天人之理，熟於事物之情，又深察春秋、戰國百餘年間時勢之變，欲補弊扶偏，以復之於古。鄭重其意，反復其言，以冀世主之一聽，雖若有稍詭於正者，而實千古之有心人也。尸佼謂孔子貴公，墨子貴兼，其實則一。韓非以儒墨並爲世之顯學，至漢世猶以孔墨並稱，尼山而外，其莫尚於此老乎！墨子死而墨分爲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今觀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志、明鬼、非樂、非命，皆分上、中、下三篇，字句小異，而大旨無殊。意者此乃相里、相夫、鄧陵三家相傳之本不同，後人合以成書，故一篇而有三乎？墨氏弟子網羅放失，參攷異同，具有條理，較之儒分爲八，至今遂無可考者，轉似過之。乃唐以來，韓昌黎外無一人能知墨子者，傳誦既少，注釋亦稀。樂臺舊本，久絕流傳，闕文錯簡，無可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曉，而墨學塵埋終古矣。

國朝鎮洋畢氏始爲之注，嗣是以來，諸儒益加讎校。途徑既闢，奧窔粗窺，墨子之書稍

稍可讀。於是瑞安孫詒讓仲容乃集諸說之大成，著墨子閒詁。凡諸家之說，是者從之，非者正之，闕略者補之。至經說及備城門以下諸篇尤不易讀，整紛剔蠹，脈摘無遺，旁行之文，盡還舊觀，訛奪之處，咸秩無紊，蓋自有墨子以來未有此書也。以余亦嘗從事於此，問序於余，余何足序此書哉。竊嘗推而論之，墨子惟兼愛是以尚同，惟尚同是以非攻，惟非攻是以講求備禦之法。近世西學中光學、重學，或言皆出於墨子，然則其備梯、備突、備穴諸法，或即泰西機器之權輿乎？嗟乎！今天下一大戰國也，以孟子反本一言爲主，而以墨子之書輔之，儻足以安內而攘外乎？勿謂仲容之爲此書，窮年兀兀，徒敝精神於無用也。光緒二十一年夏，德清俞樾。

自序

漢志墨子書七十一篇，今存者五十三篇。魯問篇墨子之語魏越云：「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憊音湛洹，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奢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今書雖殘缺，然自尚賢至非命三十篇，所論略備，足以盡其指要矣。經說上下篇，與莊周書所述惠施之論及公孫龍書相出入，似原出墨子，而諸鉅子以其說綴益之。備城門以下十餘篇，則又禽滑釐所受兵家之遺法，於墨學爲別傳。惟脩身、親士諸篇，誼正而文靡，校之它篇殊不類。當染篇又頗涉晚周之事，非墨子所得聞，疑皆後人以儒言緣飾之，非其本書也。墨子之生蓋稍後於七十子，不得見孔子，然亦甚老壽，故前得與魯陽文子、公輸般相問答，而晚及見田齊太公和，又逮聞齊康公興樂及楚吳起之亂。身丁戰國之初，感恹於獷暴淫侈之政，故其言諄復深切，務陳古以剴今。亦喜稱道詩、書及孔子所不修百國春秋，惟於禮則右夏左周，欲變文而反之質，樂則竟屏絕之，此其與儒家四術六藝必不合者耳。至其接世，務爲和同，而自處絕艱苦，持之太過，或流於偏激，而非儒尤爲乖盪。然周季道術分裂，諸子舛馳，荀卿爲齊、魯大師，而其書非十

二子篇於游、夏、孟子諸大賢，皆深相排拏。洙、泗斷斷，儒家已然，墨儒異方，跬武千里，其相非甯足異乎？綜覽厥書，釋其紕駁，甄其純實，可取者蓋十六七。其用心篤厚，勇於振世救敝，殆非韓、呂諸子之倫比也。莊周天下篇之論墨氏曰：「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又曰：「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斯殆持平之論與！墨子既不合於儒術，孟、荀、董無心，孔子魚之倫，咸排詰之。漢、晉以降，其學幾絕，而書僅存，然治之者殊尠，故脫誤尤不可校。而古字古言，轉多沿襲未改，非精究形聲通段之原，無由通其讀也。舊有孟勝、樂臺注，今久不傳。近代鎮洋畢尚書沅始爲之注，藤縣蘇孝廉時學復刊其誤，剟通涂徑，多所謚正。余昔事讎覽，旁摭衆家，擇善而從，於畢本外又獲見明吳寬寫本，黃丕烈所景鈔者，今藏杭州丁氏，缺前五卷，大致與道藏本同。顧千里校道藏本，減本，明正統十年刊，畢本亦據彼校定，而不無舛漏。顧校又有季本，傳錄或作李本，未知孰是。明槧諸本，大氏皆祖減本。畢注略具，今並不復詳校。又嘗得倭寶歷間放刻明茅坤本，并爲六卷，而篇數尚完具，冊端附校異文，間有可采，惜所見本殘缺，僅存後數卷。用相勘覈，別爲寫定。復以王觀察念孫、尚書引之父子，洪州倅顧煊，及年丈俞編修樾，亡友戴茂才望所校，參綜攷讀。竊謂非儒以前諸篇，誼旨詳焯，畢王諸家，校訓略備，然亦不無遺失。經、說、兵法諸篇，文尤奧衍淩褭，檢攬舊校，疑滯殊衆，礪覈有年，用思略盡，謹依經誼字例，爲之詮釋。至於訂補經說上下篇旁

行句讀，正兵法諸篇之譌文錯簡，尤私心所竊自喜，以爲不繆者，輒就畢本更爲增定，用遺來學。昔許叔重注淮南王書，題曰鴻烈閒詁，據宋槧本淮南子及晁公武讀書志。閒者，發其疑悟，詰者，正其訓釋。今於字誼多遵許學，故遂用題署，亦以兩漢經儒本說經家法，箋釋諸子，固後學所睇慕而不能逮者也。光緒十有九年，歲在癸巳十月，瑞安孫詒讓序。

墨子書舊多古字，許君說文舉其「義繡」二文，今本並改易不見。則其爲後人所竄定者，殆不知凡幾。蓋先秦諸子之譌舛不可讀，未有甚於此書者。今謹依爾雅、說文正其訓故，古文篆隸校其文字。若尚同篇引術令，卽書說命之佚文。魏晉人作僞古文尚書，不知「術」爲「說」之段字，遂據其文，竄入大禹謨矣。兼愛篇注：「召之邸，庠池之濱，召之邸，卽孫炎本爾雅釋地之「昭餘底」，亦卽周禮職方氏之「昭餘祁」。今本「召」譌爲「后」，其義不可解，畢氏遂失其句讀矣。非攻篇之「不著何」卽周書王會之「不屠何」，畢氏不憶，依俗本改爲「中山」，遂與墨子舊文不合矣。明鬼篇：「迓無罪人乎道路術徑」，「迓」卽孟子「禦人於國門之外」之「禦」。非樂篇：「折壤坦」，「折」卽周禮「哲族氏之」之「哲」。今本「迓」譌爲「退」，「折」譌爲「拆」，畢蘇諸家各以意校改，遂重悞也。繆，不可究詰矣。公孟篇：「夏后啓使蓀新雉已，卜於白若之龜」，「新」卽「噬」之籀文，亦